

嵌入大地的青春

江苏人民出版社

老三届风云录

青春已逝却青春无悔

负重至今仍负重致远



本书编委会

44.65T
152

青春已逝却青春无悔
负重至今仍负重致远

保存

(苏)新登字第 001 号

书 名 嵌入大地的青春
编 著 者 本书编委会
责任编辑 陈中南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印 刷 者 江浦第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印 数 1—20100 册
字 数 223 千字
版 次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191—3/G·289
定 价 7.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44.651
152

从历史走向未来

(代序)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无疑已成为一种历史。

无论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将怎样评价这段历史,对于一代知识青年来说,她决不是几条灰色的理论和一串空泛的概念;她是数千万人大步走过的印痕,她是我们鲜灵水活的青春和血肉。

她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珍惜。

所以,随着上山下乡生涯的远去,知识青年们对于这段历史不仅没有淡忘,反而酿发出愈加浓烈的情思。

于是,便有了这本《老三届风云录》,有了各地的各种形式的纪念展和聚会,有了社会各界的热情关注和大力支持。

是的,我们都曾在那条泥泞的小道上艰辛跋涉!

我们的子女父兄也曾属于那涌向“广阔天地”的滚滚洪流……

可是,往深里想,上山下乡这一段经历,对于这一代知识青年的成长,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说“青春无悔”也好,说“精神永存”也好,都还是主观意志方面的东西。在客观上,这一代人上山下乡的壮举,是为当时的社会渡过危机作出的牺牲,则是毋庸置疑的。就个人而言,在大多数知识青年的人生旅程中,当年上山下乡那一回可能是走得最为潇洒的了。也正因为如此,“春华”而“秋实”,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我们不讳言,在当年那几千万人中,今日能够“出人头地”的并不算很多,大多数当年的知识青年仍在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生活着,全然没有“青春偶像”项上的光环。但即便如此,他们的精神生

活也比那班拿着几千几万元出场费的媚俗歌星丰富充实。因为，他们那一代人，是真正愿以自己的青春换取祖国和民族的明天的！不管个人是“输”是“赢”，历史都已经证明了他们的拳拳之心。

当年的知识青年，如今正值壮年，至少在年龄层次上，属社会劳动者的中坚成分。事实上，无论在物质文明建设中，还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这一代人都堪称社会栋梁，切切实实地支撑着今日中国。

我们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发，过去的意识形态，必然有相当一部分将随着旧的经济形态一块儿被摒弃。但是，无论我们脚下的基础是否坚实，前进的道路是否辉煌，也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的变化怎样日新月异，怎样不可思议，知识青年当年那种无私奉献、坚韧不拔、艰苦拼搏、执著追求的精神，都永远是维系一个社会存在所必需的。如果将他们当年的磨砺和今日的奉献作一番展示，无疑将对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产生积极的启迪和激励作用。

若干年来，反映一代知识青年的文艺作品不能算少，这些作品忽而将上山下乡描绘得慷慨激昂，忽而又将知识青年的生活描绘得凄凄切切，几乎都是从某个理念以至某项政策出发进行图解。也许，这不能怪我们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这种用数千万人青春与生命建构的历史，本不是用笔墨能完全再现的。现在这一本《老三届风云录》，尽管展示的只是极少数知识青年个人历史与现实生活的一个侧面，却不愧为一代知识青年自己对自己的审视和描述。她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对历史的简单回顾和检阅，更可能是这一代人重新反思、重新聚集与重新奋进的一个契机。

本书编委会

老三届风云录

嵌入大地的青春

目 录

【老三届纪事】

- [1] 远征毛乌苏..... 王自正
- [9] 不思量，自难忘 赵民争
- [21] 井水的回忆 俞根娣
- [24] 画 债 顾 源
- [29] 没有留下遗憾的一分钟 邱 烈
- [33] 从那一天起..... 廖西平
- [35] 母亲的信 丁彩林
- [39] 难忘镇上收购站 杜怀阳
- [42] 绿色的渴望 张貽端
- [45] 七月流萤忆乡情 张扬生
- [49] 一段难忘的经历 唐如慧
- [55] 猪头肉沧桑录 周瑞玉
- [60] 吃在鄂尔多斯 严丽娟
- [65] 难忘那份情 阮京儿
- [69] “西湖”寄情 周志猛

[75]送 牛	秦梦波
[79]车 祸	李 菁
[81]草原之初	胡景南
[83]青春无悔	唐 琦
[87]惊过“蚂蟥沟”	孙 杉
[89]田间轶闻	龚 放
[95]夜泊秦淮	华 明
[102]收获的季节	王明皓
[107]风雨沂河塘	孙结绿
[113]大坝纪事	杨天鹏
[120]丑人儿	程 洁
[123]我当过一回“先生”	张金海
[126]初为人师	刘精强
[129]接 生	邓 苏
[131]我在东光县的朋友	陈北雁
[136]大老刘	郭润珊
[139]过 年	呼延莎
[145]骑 马	安祥兰
[148]房东大妈“三娘娘”	胡海鸽
[151]我的房东	樊小林
[154]看 青	孟凡中
[158]与牛同车	沈乔生
[165]雪 路	陈晓莉
[173]风雪夜迷途	呼延婷
[178]房东罗二	沈克宁
[183]看不出我像坏人	邹宜立
[189]迁 坟	徐昌中
[192]我和《知青之歌》	任 毅

〔197〕暮霭烟云·····	陆幸生
〔205〕“郭村事件”侧记·····	陈迎新
〔209〕非党员整党·····	朱维红
〔215〕惊悸中的喜悦·····	田 禾
〔222〕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有片绿洲·····	李顺兴
〔227〕生命的哀歌·····	吴达宣
〔234〕卖石灰·····	杜淮海
〔239〕春雨江南忆当年·····	时静欣
〔242〕小女孩·苜蓿和狗·····	王秉仁
〔245〕扒根草·····	李 忍
〔249〕开不败的初恋之花·····	刘明恒
〔256〕苦苦的桂花酒·····	桂兴华
〔261〕美的魅力·····	孙雪湖
〔264〕农村追忆·····	樊 宁
〔268〕独在异乡·····	周 蕾
〔274〕纪念碑·····	吴剑藻

【老三届寄语】

〔276〕(40 则)

〔284〕写在本书出版之际····· 本书编委会

远 征 毛 乌 苏

王自正

1968年11月2日，一个深沉漆黑的夜，南京西站月台上稀疏的灯光更显得昏黄。妈妈拉着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最后的时刻到了，我突然宣布：“妈，户口我已迁走了！”“什么？迁到哪里？”“乌审旗。就是地图上那个毛乌苏沙漠里头的乌审旗。”妈眼眶里顿时泪如泉涌。我挣脱妈的手，直奔车厢。列车轻轻启动，车窗外黑压压攒动的人头中，妈高举着“红宝书”，撕心裂肺般地呼唤着我的乳名：“蜜儿，下定决心啊！”

目送着南京城和大桥的灯光消逝在黑暗中，我将唯一的行李——一只书包放在行李架上，挤坐在人堆里。在摇晃的车厢中，我审视着地图册，再一次盘算我的行程：到德州西行，直奔太原，马上换汽车沿着这条细细的红色公路线，争取两天赶到乌审旗。显然地图上这条线路比大队人马到内蒙古插队的知青专列路线缩短近一半——北京、包头绕了个大圈，少说多走2000多里。我自鸣得意。我一人轻装疾进，凭我“大串联”单身跑遍大半个中国的丰富经验，说不定你张连长带队到达乌审旗时，我已在那里恭候您了。让你知道我的决心，能不同意吗？我得意地盘算着，现在我得充分准备几条和张连长辩论的理由，那天真窝囊，让你张连长把我刮惨了。

想起1968年10月26日，南京第一批知青的专列开往内蒙古，送行的队伍被簇拥得断断续续，道不完的离别衷肠，洒不完的亲情热泪。队伍中偃旗息鼓，街道上交通断行。人流涌向下关火车

站，广场上到处人山人海，父母亲友，老师同学，人们自然而然地将上路的人围成一个个小圈子。我穿过人海，绕过列车员的视线，挤进车厢，穿过几节车厢，终于拧开一扇厕所门，侧身进去把门拴死，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此刻，我只盼列车早早启动，只要列车驰过长江大桥，奔驰在北方大地上的时候，我就突然出现在张连长面前，任他如何刮鼻子，也只得同意我……

时间过得真慢哪！一分一秒真难熬。突然，车下发现厕所里有人，跑到列车长和军代表处“告密”。列车员拿着钥匙，带着几个壮汉，企图冲进门。我猛地用背顶在车窗铁档上，两只脚拼命抵住门。不知门外有多少人往里顶，只觉得两条腿快断了，也不知坚持了多长时间，只听得外面吵吵嚷嚷，似乎是发现了一个“阶级敌人”。终于，我放下了腿，门打开了。我被拥到军代表跟前，张连长声色俱厉地训斥道：“毛主席教导我们：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我们让你带队到苏北农场是组织决定……立即返校！”周围是一群诧异的眼睛，我满头大汗，狼狈不堪，一句话未说，掉头冲出人群，冲下火车，心里叨念着：反正脚长在我身上！

摇晃的火车到第二天中午11时才到达德州，我背上书包急不可耐地跑上站台，拿出我“大串联”练出的本领，钻车肚，越车厢，到处打听到太原方向的车次。一个多小时后才登上一列去石家庄的火车。石家庄就石家庄，走一步是一步。

凭着精神力量，克服了缺乏物质能量的饥饿感，终于在凌晨2时左右，我走出太原火车站。算了算离开南京才27个小时，未超出太多的计划时间，只要搭上长途汽车，就到乌审旗了，我心里一阵轻松。陌生而宽阔的太原街道上空旷无人，万籁俱寂的夜色中，只有我一人的脚步声在北方街道两旁高大的建筑物中间回响，我似乎觉得这声音越大心里越踏实，这声音在告诉我，这里不是漆黑无际的宇宙，而是在现实的地球上。

我一口气赶到长途汽车站，车站里横的竖的坐的卧的睡满了

人，好容易跨到长途交通示意图前，图上满是蜘蛛脚似的公路线，根本没有“乌审旗”三个字，我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好容易挨到东方泛白，小小的售票窗口终于打开了。我朝着里面大声问道：“乌审旗到不到？”“什么……？”“乌审旗！”“哪儿的乌审旗？”“内蒙古，内蒙古的乌审旗！”我大声喊道。巴掌大的售票口底下伸出两道诧异的目光：“内蒙古……”似乎他从未听说中国有个内蒙古似的，接着又传出晴天霹雳般的声音：“这是山西，山西省！不通内蒙古！让开让开，下一个！”这就怪了，地图上明明有红线连着硬不通。我狼狈地挤出人堆，找个插脚的空隙，翻开地图册，不错啊！细细的红线仿佛更粗更清晰。我这个高中毕业生的知识还能白学了？我急拿着地图册到处打听，据“书”力争。终于，一位好心人告诉我：“山西的汽车不出省。”“到哪里？”“最多过汾阳，到离石。”“那前面山西的公路为啥不走呢？”“有路是有路，不好走，不通车！”完了！死胡同！地理知识不顶用，“大串联”的本事用不上！万般无奈，我咬咬牙，发疯似地冲进售票口的人堆里，大声喊道：“离石，离石一张！”

一辆破旧的卡车上几条木凳。我坐在木凳上，任凭汽车在崎岖的公路上颠簸。我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一次严峻的远征。心里一个劲盘算着怎么办？深秋的黄土高原的黎明，寒气逼人，两个膝盖冻得生痛，我悄悄撩起前排座位上乘客的大衣下摆盖在腿上，仍禁不住身上的寒战。但此刻反而横下一条心：大不了再来一次“步行串联”。

汽车渡汾水、经交城、过汾阳，开始喘息起来，一阵巨大的轰鸣，我猛抬头才发现汽车行驶在险峻的山路上。平生第一次见到兀立的奇峰，有的直插头顶，呼之欲坠，使人惊心动魄，天空变狭小了，变得歪歪曲曲。终于，汽车冲上山顶，天地豁然开阔，低头望去，细线般的公路在深谷里蜿蜒盘旋，群峰降落在脚下，在夕阳的映衬下层层叠叠，熠熠生辉。从地图上看，这里是抗日根据地吕梁山，巍峨险峻的山峦令人激动，令人叹服。我感到自己的渺小，但面对旅

途，我又感到多了些英雄气。翻越吕梁山，到达离石，我第一次住进窑洞旅馆。我好奇地里外打量着，辘辘饥肠又催我匆匆喝进三碗小米稀饭，真香哪。天擦黑的时候，我打听有无顺路的汽车。一位老人听说我要到内蒙古，说：“不通，黄河过不了。”又见我言词恳切，便指点道：“后生，到供销社瞧瞧，兴许有运货的车。”在停车场打听到一辆车开往黄河边的军渡，司机却是个很威严的汉子，打量了我一番后，并不言语，我一番软磨硬泡，可他仍没反应。我心里打定主意，这趟车必须要搭上！一夜不敢深睡，天色微明，我赶到停车场，守在那辆车前。不多时间司机来了，见了我没言语，他加水、加油、摇发动机，我也不言不语地前后帮忙。一阵忙碌过后，他一摆手，我一个翻身上车，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一路顺风，不几个小时便到了军渡。这是山西最西部黄河边上的一座小镇，停车场紧靠黄河边。还未下车，就听见黄河奔腾的阵阵轰鸣声，这儿是黄河在黄土高原上落差最大、最狭窄、最湍急的地段。

平生第一次与黄河相会，它如此咆哮着，翻滚着排空的浊浪，发泄着不可一世的威风。码头上一个巨大的羊皮木筏，数十个充气的羊皮囊整齐地捆在木筏上，它剧烈地上下颠簸，好像上阵前的战马焦躁不安。我颤颤巍巍地上了“马”，只觉得眼前展示出一幅真正的黄土地上的画卷：汹涌呼啸的黄河背景下，十几个羊皮筏工人，头上挽着发黄的白毛巾，挽着衣袖，露出黄皮肤的臂膀，一声呐喊，满载着许多麻袋、煤炭、食糖和日用百货的庞大羊皮筏一瞬间被冲进黄河中间。一阵忙乱的呼喊后，羊皮筏工人的号子声，一下变成整齐的惊天动地的呐喊，木筏在翻腾的黄浪中忽起忽落，顿显得人在大自然面前只是渺小的生灵，我的心提在嗓子眼上，手紧握着木栏，眼前十几根木划子随着拼力的号子变成整齐的摆动，煞是壮观。我不由挤身在水手们的行列中，随着号子起劲地划动木桨。当

年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也是乘坐这样的羊皮木筏吗？我想，人们能想象千军万马东渡的历史画面，但没有这种亲身搏击的体验，也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奋斗史而自豪、为华夏子孙与大自然抗争的渊远历史而自豪的情感。

羊皮筏顺流而下，不知是被冲到了对岸，还是划到了对岸。这里是陕北重镇吴堡。中午时分，我赶到长途车站，又是闭门羹，陕北的汽车只到榆林，不到内蒙古，当天的班车早发走了。我垂头丧气地沿途打听。不知是我的南方学生装，还是我陌生的口音引起一个司机的兴趣，问我是不是上海人，我含混地点头，只求他让我搭车到榆林，他嘻皮笑脸地问这问那，指着满车的货物就是不答应带我上路。我心一横，在周围转悠了几个圈，把书包甩过双肩搭在背后，乘汽车启动的时候，一个箭步窜上汽车后挡板，一蜷身坐在车厢板后面。汽车在宽阔平坦的黄土乡路上疾驰，车后滚滚的尘土追着车厢翻腾，扑头盖脸，呛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心里好快活啊！掐指一算路上才3天，今天赶到榆林，明天再赶上一趟汽车，4天赶到乌审旗，要叫张连长吃一惊。肚子一阵咕咕乱叫，我没理会，“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汽车一路顺风，穿绥德，过米脂，太阳还没落山。我顾不得满头满脸的尘土，在榆林古城的石板街道上到处打听到乌审旗的车站，回答说没有车站。我不禁奇怪。管它三七二十一，一屁股坐在一铺小吃店的木凳上，主人端上一碗粉条汤和一块干馍饼，那粉条又黑又粗真像蚯蚓，我不由分说倒进肚里，拿起干馍饼就上路。夕阳给街上的古城头和门楼的数层飞檐镶上了金边，更显得古朴庄重，神秘莫测，毛主席当年转战陕北，与胡宗南周旋，不就是坚持在这里指挥战斗的吗？困难是暂时的，我坚信。找了间小旅馆，我又转身上街，边走边问，都说到乌审旗的车早就不通了，被沙子埋了，汽车站也撤了。我眼冒金星，这可怎么办？说这条道只通大车，便一路追寻，来到城边两间低矮的泥墙屋前，院前残缺的泥墙上歪歪扭扭

地写着：“骡马大店、吃住方便”八个大字，我急急上前打听，一位穿着光板羊皮袄、憨厚的中年人，正在起劲地铡草，一打听是乌审旗图克公社的，明天要回旗。我不禁又喜又忧，喜的是总算搭上了熟路的“车”，忧的是这车说要4天才到旗里。我连连叫苦，“才200里路，要4天？”那人不紧不慢地用生硬的榆林腔说：“就怕4天还到不了！”万般无奈，人地生疏，只好先上路再说。

第二天蒙蒙亮，我急急忙忙赶到骡马店，车倌睡得正香，灯没亮，火没生，直等到大天亮，他才下了炕。吃完喝完，磨磨蹭蹭，好容易套上车上了路，已有九、十点钟的样子了。坐上车，心早就要飞了。这3匹套车的马可真吸引了我，都是一色的枣骝红，油光发亮，像披了一身黑里透红的绸缎。尤其是中间的辕马，圆目尖耳方鼻孔，胸阔背圆，头颈上长长的鬃毛随着哒哒的马蹄声一耸一立，威风凛凛，令人赞叹，驾着庞然大物般的大轮车，轻松得像拉玩具车，一溜小跑便赶完了榆林城里的石板路。

一出城门，满目黄沙汹涌的世界令我大吃一惊。沿城伸展的巨大的沙峰紧紧拥抱着城墙，仅在离城墙一步之遥的地方突然垂直跌落而下，又显示出古老的城墙抵抗风沙的决心。城墙消失了。人迹消失了。连绵起伏、层层叠叠的沙漠像海浪，无边无际地涌到远方，3匹马在掩满黄沙的道路上奋蹄行进，车倌手握长长的鞭杆，始终未扬动一下。默默行进中，我和车倌慢慢聊上了。才知道他是蒙古族人，名叫道日吉。我顿时来了兴趣，问这问那。他听说我的来历，也很高兴。我问：“进了乌审旗地界没有？”他说：“出了榆林城就是乌审旗的地儿，后来王爷抽大烟把地卖给了榆林。要不乌审旗大得很哪！”说起乌审旗他的家乡，他如数家珍，那满是自豪的神情却时时让我困惑，眼前是无边无际的黄沙，不见草木、人迹，甚至不见路迹，我狐疑叠生，连问：“这是不是到乌审旗的路？”道日吉见我紧张的样子，轻松地笑着说：“咋不是？”天哪！这哪是路，高高低低的沙丘没有方向，没有标志。想起张连长严峻的脸，路在哪里？炽

烈的太阳直射头顶，我心灰意懒地躺在大车上，任凭孤舟似的大车在沙海里颠簸，颠簸，随它颠簸到天尽头。

沙漠似乎避开了，路边出现了几间泥墙小屋。才下午3点钟光景，道日吉说，今天就在这里歇脚。我急了：“为啥不走了！”他说：“我的马累了。”我真担心像这样4天哪能到了乌审旗。帮着他卸了车，才发现3匹马身上的“绸缎”都让汗水湿透了，赶忙又从小水井里打水饮马、喂料，又帮着铡草。铡了草，喂了马，饿得前心贴后心。道日吉忙要我进屋，店主人抱柴烧火，又黑又小烟熏火燎的屋里有一铺大炕。我学着道日吉的样子，上炕盘腿而坐，他从小牛犊皮口袋里掏出只小碗，抓了两把炒米，一壶滚沸的奶茶端来，倒在小碗里轻轻地滋滋响着，那香气透人心腑。道日吉又给我切了几片干牛肉，我顾不得推辞，第一次享用了一餐真正的蒙古茶。听他讲，这牛肉是生肉风干的，我惊得睁大了眼睛，却忍不住又要他再切几片，他得意地笑道：“乌审旗咋的个(怎么样)？”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躺在热炕上，道日吉和着皮袄在身边鼾睡，把他的羊皮被让给我盖。这山羊皮被有阵阵腥臭味，羊毛直挺挺地扎得人如卧针毡。这一夜真难熬。

经过3天旅程，沙丘稀疏地退到公路两侧，平缓的弯月形的沙丘常拥着一湾碧水，显露出一片片平展展的草场，羊群星星点点地点缀在草滩上，时而有马群悠闲地散步，道日吉说，这是乌艺公社的汤姆耐亥滩（我并没有想到这里就是以后我生活多年的内蒙古的第二故乡）。我惊讶地说：“你家在图克公社，走过了？”他说：“我先送你到旗里。”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从书包底下翻出一枚最大的毛主席像章送给他，道日吉喜欢得不得了，双手捧在额前连连颂道：“毛主席满都图亥（毛主席万岁）！”然后端端正正地别在羊皮袄正中。

远处出现了许多房舍、树木，走近一看，墙上写着许多“热烈欢迎南京知识青年来我旗安家落户”之类的大标语。我的心狂跳着，

又觉得阵阵发慌。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提着书包走进旗革委会大院，定了一下神，推开旗知青办公室的大门。满屋子尽是人和烟雾，我一眼便认出坐在炕头的张连长！他愣了一下，“呼”一下冲过来，一把把我拥到怀里，嘴里连连说：“好样的，好样的！”我也激动得满肚子话说不出一个字，他把我推到一个蒙古族旗干部样子的人面前说：“敖书记，南京知识青年第201名，交给你！”我的泪水模糊了眼睛，只觉得和张连长手握得更紧、更紧。

从南京又来了一个知青的消息传开了，同学们冲进屋，握手、拥抱、卡脖子，弄得我透不过气来。不几天，旗革委会给我补发了棉袄、棉被……从此，我开始走上了艰辛、曲折的生活道路。

（王自正，江苏省南京市二十二中67届高中生，1968年赴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插队，现在南京市第一医院工作）

不思量，自难忘

赵民争

那个漫天飞雪的 1969 年啊！

南京城的雪下得特别大，气候异常寒冷

这一夜当然是睡不着了。我闭上眼睛想着：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走了，离开故乡，离开父母，是永远，是短暂？22岁奔前程，前面的道路该怎样行？稀里糊涂，似在梦中：茫茫大地，白雪纷飞，独自一人在荒地里漫无边际、毫无目的地朝前走、走、走，像贾宝玉出家的那一幕，空落、绝望、万念俱灰，忽一跟斗滑一跤，跌醒了，细听听，万籁俱寂，身在何处？咬一下嘴唇，还躺在自己的小床上，最后的一夜。

轻轻起床，母亲却也醒着，幽幽道：“你起来了么？”“嗯，我想时间快到了吧。”“也好，别误了事。”母亲拉开了灯。灯光映着母亲布满皱纹的脸，近年来，母亲特别显老，父亲生肺结核已经快两年了，还没上班，在家休养，一分钱工资也没有。我们姐弟三人，66、67、68届，一个紧接一个，两个弟弟已在一个月前结伴去了苏北农村，小弟弟走时还不满15岁。母亲本想留下我这唯一的女儿，我双眼高度近视，身体瘦弱，体重只有80斤，拎桶水，抖抖的。

留不住，一个也留不住。留下来，就是抗旨。

我家的前门上贴着大红纸，上面赫然醒目的“最新最高指示”：